

經部

尚書精義卷二十八

宋 黄倫 撰

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悦服

無垢曰紂反先王之政而天下亂武王反紂之政而天下治反紂之政豈用武王私意哉一由商之舊政耳商之舊政民心在焉政一由舊則民心歸矣 又曰紂以箕子為有罪而囚之以比干為有罪而殺之

又以商容為有罪而絀之夫此三人者商民之所歸心也紂乃囚之殺之絀之則民心去矣今武王一入商邑解釋箕子之囚增封比干之墓式敬商容之閭民心歡欣當如何哉皆知武王之心與民心同矣武王知民心在此其入商邑未及一話一言首為此舉而民皆悅之八百年基業自此立矣於乎盛哉

老泉曰武王以天命誅獨夫紂揭天下大義而行夫何卹天下之人而其發粟散財何如此之汲汲也意

者雖武王亦不能以徒義加天下也乾文言曰利者義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嗚呼盡之矣君子之恥言利亦恥言夫徒利而已

東坡曰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今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俊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亷之惡使天下知其義

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翕然皆有忠信廉恥之心然後丈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射御而謹之以冠昏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喻安行而自得也

張氏曰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武王之伐商則繼亂世而已故反商紂之惡政而政由舊也

如湯之伐桀所謂纘乃舊服同義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所以禮君子也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

粟所以恤小民也大賚於四海所以錫予善人也蓋

武王於建萬國親諸侯而大封之將以與之共治也

惟其如此此萬姓之所以悦服

呂氏曰武王與成湯合德同心紂之所以亡者緣其盡變舊政武王伐之豈有他哉欲盡還天下之舊使天下再見湯太甲六七賢君也聖人同心同道如此箕子賢人也前日囚之吾今日則釋之比干亦賢人也前日殺之吾今日則封之商容亦賢人也前日貶

之吾今日則武而禮之此都是天地重開日月還明之氣象也紂之利已不利人不知天之生財生粟本欲要養天下之人是人人有分也下之供上如九賦九貢固自有常數也紂欲歛天下之財粟而為已有聚之於鹿臺鉅橋奪天生養民之具自歸於已是以聚天下之怨武王一發散之解其前日之怨還合當有分之物萬姓自然悅服後世以私心看武王乃謂武王收天下之心以紂歛天下之怨使武王欲收天

下之心是亦一紂也武王豈有此意哉武王循天理而已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胡氏曰列爵惟五者孟子謂五等附庸在其間也其列爵也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其分土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三等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於周故其制則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而異乎商之制也王制言公侯伯子男凡五等此列爵惟五也公侯

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此分土惟三也周官言諸公之地封疆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其制與此不同者葢武成孟子王制言其封之實而周官之制兼附庸而言之德不倍者不異其爵功不倍者不異其土以德異爵此公侯伯子男所以別之以五也以功異土此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所以分之為三也

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

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無垢曰建官非賢其何以成朝廷治事非能其何以濟度庶物官若公孤之屬非大有德行不可以居此位事若六卿之屬非大有才智亦不可以居此位然則德者責以才智乎才智其有德行乎曰是何言也公孤位重才智為不足道爾六卿羣司之長使無德行亦豈能在朝廷第公孤以德行為任故稱賢六卿以才智為大故稱能武王新得天下豈容有無德無

才者居公卿之位乎此可以意會也民者邦之本五教者人之大倫食者民之天喪者人之送終祭者人之報本此五事者皆有天下者之所當尊敬也重然諾者其言可法故當厚待之惇者厚待之也謹踐履者其行可師故當顯揚之明者顯揚之也德為天下所尊故當崇功之在人有不可忘者故當報此皆百王之所同千聖之所傳也豈為過分也哉夫使人主厚待然諾之人顯揚踐履之士尊德行而報功勞此

豈非太平之主乎武王一得天下其所施為皆當人心嗚呼其盛哉　又曰謂垂拱而天下治何也天下之理順而行之則其心初無為其廢其興一於理而已矣夫武王之伐商豈於天地之外有一毫私心哉商自當伐紂自當死箕子自當釋比干自當封商容自當式鹿臺自當散鉅橋自當發四海自當賚諸侯自當受命廟自當祀天自當郊武自當偃文自當修以至信自當惇義自當明德自當崇功自當報此天

理也武王垂衣拱手坐觀衆理而行之豈有一毫私心以為之哉

呂氏曰建官位事在内之政官不賢不可居其官所以天工人其代之須與天相似便是賢位事者各隨其能重民五教王者之事不過教養而已重之者非强使之重五教於食喪祭之中非食喪祭之外别有五教而已所謂衣食足然後知禮節惇信明義崇德報功武王各因其所當然有信則惇之有義則明之

德則崇功則報萬物各得其所自然垂拱無為而天下治與舜優游南面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太平無異也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無垢曰洪大也範法也言九疇乃自有天地以來天地之大法不可違也不謂之法而謂之範法則入範則出猶植之在範以一而生無窮之物也九疇造化天下豈有紀極哉

東坡曰殺受立武庚非所以問洪範者而孔子於此言之明箕子之德武王葢師而不臣也箕子之言曰今殷其淪喪我罔爲臣僕殷亡則箕子無復往之道以此表正萬世爲君臣之法如伯夷叔齊之志也箕子之道德賢於微子而況武庚乎武王將立殷後必以箕子爲首微子次之而卒立武庚必二子辭焉武庚死而立微子則是箕子固辭而不可立也太史公曰武王封箕子于朝鮮而不臣也非五服之外賓客之

國則箕子不可得而侯也

楊氏曰且殺受立武庚無預於作洪範若曰武王勝商以箕子歸作洪範斯亦可矣然仲尼叙洪範必載殺受立武庚於其間者著武王周公之失也夫立商之後者非若居常繼世以立諸侯然使之開國以奉商世先王之祀非為紂一人而已豈得知箕子之賢訪之以洪範而不立之俾奉商祀而立其殺者不肖之子俾為二王後兹非失乎至成王時武庚果作叛

卒至於動兵勞衆而僅克誅之則武王周公作事謀始之失不亦著矣哉

張氏曰道散而為陰陽陰陽散而為五行五行散而為萬物萬物盈天地之間出於機入於機有待也而生有待也而死物之所聽者命命者命於此而已物之所由者道道者道於此而已六合為大矣未離其內秋毫為細矣待之成體此五行之所莫適而為大矣洪範之所謂洪者指五行而言之也是故合之則

為洪圖之則為範範雖未離乎形而有形者之所自出此所謂洪範　又曰紂為無道殺之義也立武庚以為之後仁而有禮也惟其勝殷殺受而又為立武庚以繼其後則武王之所遇商者可謂盡其道矣苟為不然則箕子孰肯歸周而為之陳洪範

呂氏曰武王殺受乃是應天順人為革命之舉此至大之事箕子只是區區一箇奴因以他歸作洪範自與上件輕重不同如何却將來對說以迹而論固有

是間然以理而論武王革命之舉固欲除天下之大害以箕子歸又欲傳天下之大法都無輕重

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孔氏曰此經開源於首覆更演說非復一問一答之勢必自箕子自為之也發首二句自記被問之年自王乃言至彝倫攸敘王問之辭自箕子乃言至彝倫攸敘言禹得九疇之由自初一曰至威用六極言

禹第敘九疇之次自一五行以下箕子更條說九疇之義此條說者當時亦以對王更復退而修撰定其文辭使成典教耳

無垢曰此篇箕子自具問答之由目之曰洪範非周史所作也何以言之商曰祀周曰年如泰誓言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稱年而不稱祀今曰惟十有三祀稱祀而不稱年於以見不忘於殷之意不臣於周之心也周之史官不敢沒其意者以箕子之心天

地鬼神知之舊矣豈可没也以箕子歸未聞箕子朝
武王而首云王訪于箕子則武王寛大之德遂其不
臣於周不忘於殷之節亦可以見武王矣然而箕子
作洪範首書此者以名節之不可失也
上官公裕曰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載言
王事之有成歲言陽歩之有終祀者記其祭之周年
者記其穀之稔帝道運而不息是以稱載夏道尊時
故稱歲商道尊神故稱祀周道尊穀故稱年焉

洪範周書也而曰十有三祀者葢主箕子而言祀亦猶禹貢記堯之時事則稱十有三載多方誥商之餘民則稱五祀也　又曰方周之興賢人衆多而武王乃訪洪範於箕子豈以箕子為獨賢哉亦其權而已矣夫紂之亡亦不用箕子之言而箕子之設心豈恐幸君之亡以逞吾私情哉亦必有憯怛之心焉故嘗曰商今其淪喪我罔為臣僕其一於事商而不以存亡二其心者也武王入商釋其囚而妆之故曰以箕

子歸以此見箕子不二於周也特武王妝之而與歸耳然則箕子之心豈能無愧乎故武王因而訪之所以釋其心之愧也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孔氏曰騭定也言民是天所生形神天之所授故天不言而默定下民羣生受氣流形各有性靈心識下民不知其然是默定也相助也協合也助合其居者

言民有其心天佑助之令其諧合其生出言是非立行得失衣食之用動止之宜無不稟諸上天乃得諧合失道則死合道則生言天非徒賦命於人授以形體心識乃復佑助諧合其居業使有常生之資九疇施之於民皆是天助之事也

無垢曰隲升也夫陰升下民而不顯示其符不如是則神怪民惑而奸人得志矣人君代天造化者也相協厥居者乃人君之職相助也協和也居其所稟常

性也天以五行陰陽之人君以五事至福極助和之則天為萬物父母元后作民父母之説行矣夫惟助和其性當有常理次叙而武王未之學焉此所以下訪而問也

張氏曰道散而為五行五行之在天地之間也一始一終而終始有不可窮之彝一先一後而先後有不可亂之倫是故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新故相仍往来相繼此其彝之不可窮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

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其倫之不可亂也因其不可窮也故推使之通因其不可亂也故辨使之治此彝倫之所以得其叙者天也叙之者人也武王欲知其彝倫攸叙所以道箕子而使之言也

陳氏曰隲升也天降格於民民升達於天使其性命之理隂有以相通也天之使是民相通其道葢將以助民而協其居所謂助民而協其居者資之以生生之道也水火土金木自是而用矣九疇自是而起矣

武王言我不知其常倫之所敘是咨之以九疇之次序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彛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彛倫攸敘

無垢曰五行在天不能無偏勝故其在人不能為全德賴聖人輔相調和之如何耳堯時洪水為害是五行中水偏勝也輔相調和之當以常理水之常理趨

下爲理䌛不知此理也乃出私智以湮塞之使水失趨下之理然則輔相調和之道安在哉夫五行一物失性則五物顛倒葢五物相資以生者也如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失其性則生理亂矣木火土金安得不亂乎上帝以五行造化萬物而䌛陻洪水汨陳其五行使造化之權不行安得不震怒乎夫識萬理之自然而行其所無事者乃能知九疇之理䌛方命圮族不循常理豈受九疇之資乎不

與洪範九疇而常理皆壞不足怪也 又曰鯀之殛乃舜也而曰帝乃震怒又曰鯀則殛死以此知舜之心即上帝之心舜之殛鯀乃上帝殛鯀也則有天下者其操賞罰可以私喜怒而亂天道乎吁可懼也鯀死而禹興夫舜何心哉上帝亦何心哉禹之為人也克勤克儉不矜不伐是循常理以行也其治水也行其所無事因水自然之性而開導之是循水之常理而行也九疇天下之常理而已矣惟循常理之人然

後可以授造化常理之柄此天所以錫禹洪範九疇而常理一皆有敘也

劉正叟曰謹按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圖書之說在羲皇作易之先也圖書具備天理之數爾何以知之觀仲尼大衍則可知當時圖書之旨也是則洛書之出非禹之時也前乎禹則為堯也堯之治天下而任九子各主其一九疇之數九子之職也至於農用八政司空司徒之官唐虞已設之矣協用五紀羲

和氏已正之矣此則非俟禹受洛書之後而後設其官其道素行也葢伏羲而降洛書止存其數爾聖相師覲其旨義明其體用達其事變意授而心傳之以治天下不俟其辭故未著於典墳也禹則叙而陳究極天下之故界法萬世與天地同其覆載也
富鄭公曰或曰命為一人之私既聞之矣敢問敎為天下之公何謂也曰五福六極不能獨為敎通九疇而用之然後福與極著於民矣敢問何謂也曰在昔

帝不畀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天乃錫禹洪範九疇
彝倫攸敘彝倫者九疇也王者體五行以立德謹五
事以修身厚八政以分職協五紀以正時建皇極以
臨人乂三德以適變明稽疑以有為念庶徵以調氣
彝倫攸敘是謂治世至治之世五福被於民彝倫攸
斁是謂至亂至亂之世六極傷於民　又曰或曰敢
問彝倫攸斁則六極如何傷於民也曰王者不謹五
事則五常失其道五行失其性五星失其度四時失

其平五聲失其和五色失其正五味失其常故政隳焉農失業則食不足商失業則貨不通祀失時則神不享司空失職則土地曠司徒失職則政教衰司寇失職則刑罰濫賔失儀則禮壞師不練則威削五紀亂則政令差皇極傾則王路塞三德乖則治道廢稽疑逆則衆心異夫然故小人在位君子在野忠信應遯之道消纎巧詐偽之風扇盜賊起而刑莫制戎夷動而兵莫加故咎徵作焉咎徵者悖五事之應也

蕭氏曰水為五行之本陻之則失其故常而五行亦汩矣五行為九疇之首汩陳之則亂其所以範圍之道而九疇亦敗矣違天者天所不佑故曰震怒不畀天之常理未嘗失也由人之所敗故曰攸斁

張氏曰夫彝倫之敘天之道也因其敘而敘之者人而已聖人因其彝倫之有敘於是裁成之以道輔相之以宜使五者各得自然之敘也是故能敘之以相天則天之所畀不能敘之以逆天則帝之所怒　又

曰夫道立於一成於三變於九至於九也復變於一終則有始之謂也此洪範之疇所以有九

呂氏曰人君代天理物輔相裁成豈可不知其彛倫所敘須當訪問箕子然武王非是真箇不知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文武周公道統已在文武武王所以謂我不知其彛倫攸敘者武王灼然見得聖學無窮處看王乃言曰又看箕子乃言曰這兩句看得武王不敢輕問箕子不敢輕說皇極

九疇雖未說出也自見得了洪水之方害須自去疏通他鯀却去陻塞了鯀只是陻塞其水却謂汨陳其五行水只是五行之一何故四行都堙沒此便見五行一原

初一曰五行

無垢曰五行以言五行於天地間最為初始也夫天以五行造化萬物而人為五行之秀氣故為萬物之最靈民得其所則五行順序一夫不得其所則五行

已為之變動故善治五行者專會養教育斯民使得其所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是以在天則五星循軌在地則六府允治

富氏曰或問九疇自五事而下皆曰用唯五行不言用何謂也曰洪範五行之數之性之味之臭之聲之色之物蓋天地之五行非人之日用者故不曰用焉由五事而下皆人君所用之道用之得失皆通於五行者因其數明其性成其器辨其味有其臭著其聲

彰其色為其物各以類而推之故五行繫九疇之首為政教之源矣

上官氏曰初者氣之始而未離乎形也一者萬之總而未離乎數也先天地而無始極方來而無終其博也數之所不能窮其微也數之所不能分皆道也道無終始則不可以言初道無多寡則不可以言一及其散而播於四時之間也五行而已矣

張氏曰太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未形物

以生之謂惠是故有太初然後各有初有太一然後各有一初者氣之始也一者形之兆也五行萬物之所資莫之或先故初一曰五行此五者往來乎天地之間而不窮是以謂之行雖然九疇之言五事八政皆曰用於五行獨不言用者葢五行出於道也其先後有自然之倫其始終有自然之彞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其可以用言之哉

呂氏曰太極動而為陰陽布而為五行五行工既有

陰陽陰陽上又有太極何故便說初一曰五行這箇須當仔細看貌言視聽思此五者須當敬而用

次二曰敬用五事

無垢曰五事亦多門矣而其用處止在一敬字而已惟敬則百念皆正百邪皆遠視聽言貌思皆自敬中出則與上帝同心矣

張氏曰在天則有五行在人則有五事謂之事者以其具於有思有為乃其事耳非可以道名之也五事

出於人心不可以不敬敬者所以直内也故曰敬用

五事

次三曰農用八政

無垢曰政亦多術矣而其用處止在一農事而已農者厚也厚於食則薄税斂省徭役厚於貨則市廛而不征關譏而不征厚於祀則三日齋七日戒不敢簡忽也厚於司空則土堦三尺茅茨不翦不敢奢侈也厚於司徒則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不敢悖亂也厚

於賓則薪芻館舍各有攸司厚於師則不斬祀不殺厲故天下風俗皆為忠厚之行

張氏曰農厚也言君子之道施於有政取諸此以厚彼而已

次四曰協用五紀

無垢曰政必有主之者故歳月日星辰歴象生焉五者不同其用在和協而不亂也人事不亂則五紀和矣王省惟歳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天下政事皆總於

此師尹總日要卿士總月要天子受歲會天下之事
整整乎不可亂矣然庶民惟星其好惡則天子卿士
師尹所當察也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歷數自此而
生矣皆以人事協和王事也
張氏曰八政人之政也五紀人之紀也為政之道必
協之以歲月日星辰歷數之紀故農用八政之後繼
之以協用五紀
次五曰建用皇極

張氏曰皇道也極中也君以道建中故謂之皇極皇之有極則衆材之所會辰之有極則衆星之所拱凡以其中故也此舜之用中湯之建中易之二五禮之中庸春秋之權衡皆皇極之謂也

次六曰乂用三德

無垢曰中德出而治民則為三德人君於三德其用處在治民而已乂治也遇强弗友則剛克為中遇燮友則柔克為中遇平康則正直為中故隨所遇而用

三德治之世皆以無過不及為中而不知過亦有中不及亦有中子莫不識中乃於為我兼愛間求一中以執之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是故非用皇極者安能用三德也

胡氏曰皇極則見聖人之道三德則見聖人之德

次七曰明用稽疑

無垢曰事有是非未分邪正未判幾微之間有大禍

福大榮辱大利害存乎其中者安得無疑也謀之人不足以决吾疑則謀之鬼神其可已乎稽疑而卜筮謀之鬼神也鬼神之隱誰得而知此稽疑用處所以在乎明也胡為而明惟敬則明

張氏曰天下之事紛紛擾擾是是非非在我者不能無疑疑則如之何稽之而已是故明則稽於人以盡其智幽則稽於鬼神以盡其神然則稽之不可不明不明則終於疑矣

次八曰念用庶徵

無垢曰天下萬事廓然無疑可以已乎曰未也誠諸中者形於外雨暘燠寒風其徵在彼其兆在此故庶徵用處在人主之念也惟念念於肅乂晢謀聖則五者來備矣失念則恒雨恒暘恒燠恒寒恒風叢豈自外來哉皆吾心中物耳儻不以五者為徵則是天人皆可欺也

張氏曰在我者其事有得有失在天者其徵有休有

答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無垢曰福極之柄以人主論之則在天以下民論之則在人主五福其用在嚮六極其用在威以嚮用五福則天下皆歸以威用六極則天下皆畏納天下於大中之福此人主之本心也顧此一章皆洛書所載天理之自然者也禹敢加損哉說者謂初一至次九敬用至威用皆禹所演以余觀之有不然者初一至

次九皆天理之叙敬用至威用皆相協五行之妙也皆天理也禹敢加損哉

張氏曰自五事至於庶徴行之得其序則五福之所自來自五事至於庶徴行之失其序則六極之所由集此九疇所以終之以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五福言嚮欲其慕而趨之也六極言威欲其畏而避之也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精義卷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錄貢生臣王兆泰

謄錄監生臣李光緒

尚書精義卷二十九

宋　黄倫　撰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張氏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至於天五此五行之生數也地六天七地八天九至於地十此五行之成數也自天一至于天九其數為陽自地二至於地十其數

為陰生於陽者成之以陰生於陰者成之以陽獨陰不生獨陽不成此五行生成之道

林氏曰夫聖人之治天下其極至於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凡天地之化育無非已之化育也故洪範之為書要其極致至於休徵咎徵之在天五福六極之在人其所以輔相裁成者莫不在於心術之間蓋至於命之事也欲至於命必窮理盡性而後能至焉故其書必始於五行而論五行之所以

然者必言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此蓋發明五行之理與性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蓋天之生物有是物必有是理此五物生於天地之間為最大者故舉此五物所受天命之性以見物之皆然也水之性濕濕故潤下然搏之激之則有不潤下者而非水之常性也火之性燥燥故炎上然抑之湮之則有不炎上者而非火之常性也木之性敷榮故曲直然失其常性則有夭閼其生者矣

金之性堅利故從革然失其常性則有頑鈍其質者
矣土之性和緩故可施之於稼穡然而不於種斂者
以土之性本不如此也此蓋言五行出於天地之間
各有稟受之性其所以稟受之於性則有理存焉理
不可窮性不可盡故洪範之書將欲建皇極斂五福
以錫庶民而立天下之大名則必先窮理盡性以為
其本然後舉而措之天下之事業不可勝用矣故其
論五行必以理與性之不可易者而言之也孟子之

言性善蓋本於此蓋人之性本善而所以至於不善者蓋必有陷溺而然非其性之本然也性之必善猶水之必潤下火之必炎上木之必曲直金之必從革土之必爰稼穡乃自然而然非有使之然也水火金木皆言曰至於土獨言爰者曾子固曰潤下者水也故水曰潤下炎上者火也故火曰炎上木金皆然惟稼穡則非土也故曰土爰稼穡而已其說不得不然也此說是也五行各窮其理盡其性物格而後知至

則其本立矣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此五行之味也聲色臭味莫不具有五行此獨言味者蓋五行各成其性以為味者皆造化之妙用也水之潤下故凝結而成鹹之味火之炎上故焦燥而成苦之味木之曲直故成實而成酸之味金之從革故其氣腥而成辛之味土之於稼穡則種之斂之而味甘於是乎成五行至於成味則是各盡其性而成此五者之妙或可以收或可以散或可以

堅或可以緩或可以輕多寡有無各適其節而天地養人之功於是乎在聖人體之故其盡萬物之理贊天地之化育至於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而後為至也大禹謨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此蓋箕子所衍為九疇者故其初言五行必先本其性推其味以發明此理然後叙其所措之事業者次而陳之雖出於箕子之所傳而其大致已見於大禹謨之所載矣學者不可不知

東坡曰皆其德也水不潤下則不能生物故水以潤下為德火不炎上則不能熟物故火以炎上為德木曰曲直謂其能從繩墨也木不曲直則不能為棟宇故木以曲直為德金曰從革謂其能就鎔範也金不變化則不能成器故金以從革為德土無所不用不可以一德名而其德盛於稼穡不稱曰而稱爰爰於也曰者所以名之無成名無專美無定位蓋曰於此稼穡非所以名之也　又曰五行之所作不可勝言

也可言者聲色臭味而已人之用是四者惟味為急故舉味以見餘也

胡氏曰淵而虛因實以成體靜而潛之以趨下辨而後能有察則潤下者以其性命之也動而速因止以成體作而揚之以趨上合而後能有見則炎上者以其氣命之也喬以抗則有所絶樛以屈則有所引敷榮乎外而以揫斂為成則曲直者以其形命之也感之小則小鳴感之大則大鳴其發也洪其殺也繊因

任乎外而以刻制為成則從革者以其材命之也若夫萬物資焉作之生之成之熟之則性也氣也形也材也有不足命之者矣

張氏曰水天一之氣所生也內陽而外陰潤下者水內景也火地二之氣所生也內陰而外陽炎上者火外景也木陽中之所生也故其形可曲可直金陰中之所生也故其材能從能革土陰陽中所生也故其事見於稼穡北陰之正也水之性潤而其位則下一

於趨陰而已故所流者溼所就者𥚃則水之潤下可見矣南陽之正也火之氣炎而其位則上一於趨陽而已故緣薪而上不撲不滅則火之炎上可見矣東陽之中也故木之形初曲而終直則其形之不一也樛曲而有所引是形之曲也喬抗而有所絶是形之直也西陰之中也故金之材體從而用革則其材之不同也洪纖大小隨感隨應此金材之從也有所斷割有所刻制此金材之革也水火金木以土為本則

土者陰陽之所具也而以稼穡為之生發之為稼言乎其始也歛之為穡言乎其終也土非止於稼穡此所以不謂之曰而謂之爰所以別於四者而已　又曰在天為氣則寒煖燥濕風是也在地成形則金木水火土是也形氣相感而萬物化生則五味已兆乎其間矣五行以道為之宗道降而五行有所生五味以淡為之本淡分而五味有所託是故彰之而為色播之而成聲性而在天情而在人未嘗出是物則天

下之味雖曰不可勝窮而其作也亦不過是五者而已

吕氏曰潤下炎上曲直從革稼穡這便是五行自然之用皆不可移易聚於物發於聲浮於色凝於味皆是自然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無垢曰自天理而行動與吉會天理即吉也非天理之外別有夫吉自人欲而行動與凶會以人欲即凶也非人欲之外別有夫凶恭從明聰睿乃作肅乂哲謀聖之具也五事而極於肅乂哲謀聖則造化之柄在我而已曰雨而雨曰暘而暘何所不可此相協五行之要也其用止在於敬一字人主於敬其可少怠乎

上官氏曰貌主木言主金視主火聽主水木者春剛

而冬柔有貌之象焉惟其柔也故即之也溫金者內靜而外應有言之象焉靜則不以物撓己故其言足以知默應則不以己絶物故其默足以知言火之成體內晦而外明猶之視也旁燭無疆而不以累者以其內晦也水之成體內明而外晦猶之聽也資納萬物而不惑其志心知不惑者以其內明也金木水火非土不成貌言視聽非思不主土之盛德分王於四時猶心之有思也能統五官而進之矣　又曰天以

五行命物於成形之初人以五事踐形於委和之後命物者道也道則黙而該之故謂之行踐形者德也德則揮而散之故謂之事九疇之叙始於五行所以極乎天也五事次之所以經乎人也天之命物一水以為精二火以為神有神然後魂以之故得於天三之木有魂然後魄以之故得地四之金精神魂魄具然後有意故得於天五之土精藏於内則致一以反聽神遊於外則憑物以司視夫魂者神之佐其動也

外運以主貌魄者精之輔其止也内静以制言意者心之應其出也感物而為思凡位乎天地之間者莫不具此而其上達以為聖下達以為愚者係乎操存而已矣此五事之修所以必本於敬用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賔八曰師

張氏曰有食則民生不傷有貨則民用不匱有祀以寧神則神無不靈亨有居以居民則民無離散教立

而善者勸罰行而惡者治其親遠人也有賓其防分患也有師則先王之政其先後本末可謂備矣然而自食貨至於賓師皆有官以治之獨曰司徒司寇司空者言其官則知官之有事言其事則知事之有官此聖人之法言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厯數

無垢曰歲者月之所積月者日之所積二十八星以分昏旦十二辰以會日月厯以紀日月之行數以紀

節氣之候至於一二之次則王與庶民尊卑之叙也天理如此其可紊乎

楊氏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歳是則因日而紀星辰因星而紀歳因歳而紀數五者之用不可失其序也失其序則政教失其節矣政教失其節則民人失其安矣民人失其安則無以代天工而統萬物矣無以授人時而和萬民矣故曰失其行由男教之不修矣月失其行由陰政之不舉矣星

辰失其次由庶尹之不釐矣男教之不修陰政之不舉庶尹之不釐則寒暑差而歲功不成而歷數不能明法矣聖王知其然故觀象以立其法考數以成其歷是以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夫然則天人合應通乎神明而應四海矣

張氏曰歲月日星辰之在天其運行變動莫不有數作歷者所以紀之而已以歷知辰以辰知星以星知

日以日知月以月知歲歲者月之所成月者日之所積星者日之所舍辰者星之所次此四者莫不數為之歷以紀之先王仰有以觀於天政事之所行制度之所生未嘗不考於歲月日星辰歷數此五紀所以貴於協用也堯之歷象日月星辰舜之協時月正日蓋取諸此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無垢曰皇極九疇之本也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之大如此人人皆具此大中特無人發明之耳故大建其有中使天下皆自得之者則在聖人耳敬用五事所以建有中也昔舜授禹以天下其要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是執中當自精一而入而精一者即此所謂敬用五事也五福斂於一己則為大中大中散與天下同則為五福

建其有極所謂斂時五福也使人人自得此中所謂敷錫厥庶民夫中外無福福外無中是中即福也非中之外别有福焉故記禮者以體信達義者謂之大順而福者百順之名耳是百順即是福非百順之外别有福也君以大中示人民皆於君取中民亦有此大中君既揭示於上斯民感發於下乃能與君共保此中而不失矣夫君民上下皆在大中之中則其君堯舜民亦堯舜矣民之堯舜何如哉人人有士君子

之行是也

李氏曰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君子履之而行小人視之而化君子小人兩不相靡而各致其思此三代之道所以久於天下而命之曰皇極也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終不能會於皇極者以其偏也君子小人有時而不相容以賢親之道而望小人小人有所不欲以利樂之說加君子君子有所不受此其說所以中息所謂沒世不忘者皇極之道久於天下也

上官氏曰人非中則無所會道非極則無所止中與極其名雖殊及其應用一也然謂之中矣有所謂中庸謂之極矣有所謂皇極此又不可不辨也昔子思之言曰天下國家可均爵禄可辭中庸不可能也夫中庸非不可能也蓋進而取之則高者或失於過退而守之則畀者有不及

高氏曰皇建其有極者君之中也歛時五福者君之福也君建極於上認而為已有歛福於一身掠而為

已私則遐邇之勢貴賤之情寥絶而不相通焉其能與民共由之哉

呂氏曰皇極之道固是不為堯存不為紂亡然非人君有以建其極不能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須看斂字與敷字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人君萬民之取中者使一人不得其中便是人君職分有虧欠處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

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

無垢曰孔穎達云民有安中之善非中不與為交其意以謂民所以無淫朋人所以無比德者以失中之人衆所共惡而不與為偶也此朋比為惡之風所以絶迹而滅影歟既朋無淫德無比是天下大為中道

矣有謀慮有材力有執守此天生之材也或未見道安能盡協于中故必有太過之舉在皇極之君裁成區處之耳若其謀慮罔誕材力凶强執守乖僻此罹于咎者也不協于極不罹于咎之人見人主以大量受之以和顔際之發其善心知德之不可不好也乃曰我所好者德也此乃吾大量和顔感發其言也當急因此幾示之以大中使因此而有所入則其謀慮其材力其執守皆轉而入於中道矣常人之情見殽

獨則虐之見高明則畏之中道豈與常人之情同哉皇極之道乃在使人各進其所能所為而無所畏忌耳則夫使有能者憚小人而不盡其能有為者畏多言而不敢有所為皆非皇極之世也夫有能者智思之巧者也有為者當事而敢行者也使進其所行則有能者得盡其巧有為者得盡其力國家其有不盛興乎

東坡曰有猷有謀慮者也有為有材力者也有守有執守者也庶民之中有一於此皆材之秀異者也皇

極之君豈可忽之哉此所以當念之者也如此等人使之在公卿間則有猷者可以與論議之列有為者可以當艱難之事有守者可以託子孫之圖是宜皇極之君念念而不置也

上官氏曰極者道之本本一立而末從之矣故上格於天則天佑之下格於人則人與之其成足以化天下之德其深足以通天下之志其幾足以成天下之務以外則成物之知也以内則成已之仁也斂時五

福用敷錫厥庶民天佑之也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人與之也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言其成足以化天下之德也自凡厥庶民至惟皇之極言其深足以通天下之志也自無虐煢獨以至既富方穀言其幾足以成天下之務也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成物之知也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成己之仁也

張氏曰民無有淫朋則其所嚮者皆義矣人無有比

德則其所為者忠信而周矣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豈無自而然哉惟君為中以率之故也蓋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惟皇作極則君之所為者皆中也其中之所化至於無有淫朋無有比德固其宜也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者言民之猷為與守未必皆當人君之於此不可不念之也苟為不念則賢不肖是非有不辨矣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

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無垢曰惟皇極為能知正人之心正人之心其志不特効一官能一職而已將使君為堯舜之君民如堯舜之民其心如此豈肯輕用之哉故君任之不誠付之不專則終身不肯見其善寧甘為下僚為庶民為耕夫為胥靡為釣叟而已矣皇極之君知其如此故三使聘之一旦以宰相之位授之虛心平意斂然下風一聽其所為則正人方敢盡見其所善者君既無

受道之資又惟小人是與諫既不從言又不聽其心術施為一無可好者正人將如之何不過以微罪而去爾此皇極之道也倘不以微罪去則非意之禍將使君有殺賢者之名使此名一出則正人皆去天下其如之何非皇極正人之心也蓋好德即中也特未發見爾好德之心不形是質之不美無可言者倘示之以大中其能識之乎若收而用之使得天下國家之柄則將大肆其惡毒及生民其可不慎哉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無垢曰既不可偏陂作好作惡阿黨反側然則吾將何以為準乎無他焉會亦以中歸亦以中矣出而與物交謂之會入而與巳處謂之歸古之正心誠意以至為天下國家無二道也在大學謂之格物在洪範所謂中也惟知格物之學者為足以得中得中則以

中為體以中而出以中而入千變萬化一以中為準而已何偏陂以至反側之足憂哉亦何不好德之人之足以亂吾治哉

史氏曰非至公之心不足以行大中之道蓋不中之害多自不公始也所見無偏然後其迹無黨故蕩蕩而廣大所為無黨然後其迹無偏故平平而均一有偏有黨則心已自不公矣是以偏之害流而為狹隘黨之害流而為阿私如是而大中之道喪矣齊宣王

愛一牛而不知羊之無罪此所見有偏之故也因偏而成黨必至狹隘安得而蕩蕩白圭治水而不知鄰國之為壑此所為有黨之故也因黨而成偏必至於阿私安得而平平故曰非至公之心不足以行大中之道

高氏曰天下有公好而無作好好非人之所為也天下有公惡而無作惡惡非人之所為也無作好則同乎仁若仁者能好人也無作惡則同乎仁若仁者能

惡人也是天下之公行古今之共者也　又曰偏言其不正陂言其不平端直之謂正高下之謂平惟平正則事得其宜

張氏曰偏生於所見黨生於所與見於左而無見於右見於前而無見於後此所以為偏也無偏則正矣同於己者好之異於己者惡之好之者在所親惡之者在所去此所以為黨也無黨則公矣由其所見無偏故能所與無黨先言無偏者以其所見為主故也

由其所與無黨故能所見無偏先言無黨者以其所與為主故也惟其所見無偏故四海之內一視而同仁此王道之所以蕩蕩蕩蕩者言乎其大也惟其所與無黨則其至公以天下為心此王道之所以平平平平者言乎其治也偏而不已遂至於反無反則去其偏矣陂而不已遂至於側無側則絕其陂矣無反無側王道之所以得其中也

呂氏曰看此三箇遵字便是下工夫處雖然說是無

偏無陂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又須是遵王義遵王道
遵王路正孔子所謂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之意
一般此與下六言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
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皆不須分別說但只是
反覆吟咏皇極爾會如會聚之會惟能有所會然後
能有所歸歸如歸宿之歸

曰皇極之敷言是彛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
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

下王

無垢曰洪範之書非其人不授大禹一旦深得天意箕子一見深得禹意故其敷言也天子不必更求彛典以此為彛可也不必更求訓言以此為訓可也夫何故大禹所演箕子所陳即天之所訓也箕子今為囚奴得此皇極為武王推而廣之在武王不必更求訓誨以此為訓可也不必更求往行以此為行可也夫何故今日箕子以近天子之光矣其敢不盡所學

為武王告乎所以箕子力為武王陳此者其意以為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倘於此悟入則所及者大所濟者廣作民父母而以皇極與民為天下王而以皇極與天下使天下人人由於皇極之中則箕子不辜所傳不負所學矣

黄氏曰是彝是訓于帝其訓此天子所以取中於天也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此民之所以取中於天子也中之必取於天本其有所繑也

張氏曰人君一動一靜未嘗不順乎天故憲其聰明以為視聽因其好惡以為喜怒典禮自於天秩天叙賞罰出於天命天討又況有極之所在其可以不訓于帝者乎君能訓於天則民亦訓於君矣君奉天者也故取正於天民奉君者也故取正於君葢君能以中道而布言故庶民效其所為亦以極之敷言是以為訓是以為行其於天子之光則比而附之者也作民父母者親之者也為天下王者尊之者也親之者

仁也尊之者義也皇極之道仁義而已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精義卷三十

宋 黄倫 撰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無垢曰所謂三德者發于正直剛柔之間皆中其節乃皇極之用自然如此也無皇極又安有三德哉正則無邪直則順理剛克者其剛過人也克勝也嚴威儼恪端居廟堂可畏而不可犯彊梗不順之人其有

不心慴而氣沮乎是故號之則聽令之則止柔克者其柔過人也温顔愉色開慰誘掖使其知善之可樂而德之可慕是故吉良之人皆安於為善而無所沮喪且平康之人用正直待之正直者非剛非柔萬世常行中和之道也如舜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此皆待平康之人萬世常行正直之道也非剛柔之偏勝也彊謂彊禦弗友謂弗順如此等人

當以剛待之如舜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此待彊弗友以剛克也是流放竄殛乃天理也豈舜私意也哉燮謂和燮友謂順理如此等人當以柔待之如舜命九官稱禹治水之功稱臯陶明刑之功此待燮友以柔克也三德之用舜兼備之

富氏曰王者行洪範九疇則彝倫攸敘故先五行次五事用八政協五紀建皇極至于皇極則治道成矣

治道既成則君常執中以為德聖人處其執中而無權權所以適其變通也　又曰敢問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何謂也曰沈者深沈之謂也高者高大之謂也俾人君深潛剛德于内大明柔德于外外其柔則其下愛而親之内其剛則其下畏而服之故泰卦泰内陽而外陰内健而外順為君子之道也

高氏曰德本也本無剛柔亦無正直然人有殊習時

有殊尚可剛則剛可柔則柔可中則中凡因彼而已裂一為三聖人應世之迹也有剛有柔又有剛柔之中交相治焉

張氏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道之生也以三而成至其變也以三而復是故在天則有陰有陽有陰陽之中在人則有剛有柔有剛柔之中天之消息盈虛雖不同不過是三者之相代君之云為雖不一不過是三者之迭用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無垢曰惟辟作福柔克也惟辟作威剛克也惟辟玉食此萬世常行之分此正直也若非滿朝平康人君方且憂皇之不給何暇玉食乎三德之柄不可在臣下也使人臣而用柔克以作福用剛克以作威用玉食以奉養天下止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天子

張氏曰惟辟作福者言柔克之見乎政也惟辟作威者言剛克之見乎政也作福作威人君之權也有其權必彰之以其禮故繼之以惟辟玉食玉食者言人君之食備四海九州之美味故也作福作威玉食人君之所獨而臣弗與焉臣之有作福作威則下有以侵上之權臣之有玉食則下有以僭上之禮下侵權則上失政下僭禮則上失位既失位又失政此大亂之道也故至于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先害而後凶先

家而後國此其亂之由內以及外由微以至著也非特害于家凶于國而天下之人莫不化之者矣故人用是以側頗僻民用是以僭忒側則不正頗則不平僻則不中人之所以側頗僻者由臣有作福作威而化之也僭則犯上忒則不當民所以僭忒者由臣有玉食而化之也

吕氏曰大抵中者天下之大本人君亦是天下之本福威玉食只可出于一人纔出于臣下便是二出于

臣下便不是中了亦不是權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小而卿大夫則害于家大而人君必害于國在朝之臣則皆頗僻而植黨懐私下及于庶民則皆僭忒而心疏志蕩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

顧氏曰善用卜筮者聖人也能成聖人者卜筮也聖人將有為之初其功遠大而難明其事幽隱而不可

測是以天下之人或有不從者聖人將以使之從義于是灼燧以占兆揲蓍以布卦舉而告天下曰此天地鬼神之命也然則天下之人其有敢以逆之者乎無也舜之禪禹也其辭曰龜筮協從周公之戒三監曰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命此則聖人假之以役人者也夫民之有所不從而終由蓍龜而從我故曰能成聖人者卜筮也

史氏曰稽疑者卜筮之稱也聖人之意用而次三德

者蓋使後世之君先以德而化民民安俗康皆積德之效凡欲舉行大事以斷天下之疑則君臣契心立籌建策然後假卜筮之語以傳先祖之命也故舜謂禹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然而天子諸侯動作於事則必告于廟尊所天也

張氏曰可以作可以無作事之不能無疑也疑如之何稽之而已明則稽諸人以盡其智幽則稽諸鬼神

以盡其神　又曰古者鑽龜以卜揲蓍而筮龜天産也卜象也故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以天下事言之也蓍地産也筮數也故曰貞曰悔以人事言之也天地合然後雨故曰雨言陰陽之和也天地辨然後霽故曰霽言陰陽之辨也蒙如蒙雜之蒙故蒙言陰陽之相雜驛如驛傳之驛故驛言陰陽之相傳克如克勝之克故克言陰陽之相勝也內則靜而正故其卦謂之貞外則動而過故其卦謂之悔自雨至克五

者所以為卜此以象稽之也自貞至悔所以為筮此以數推之也凡卜五占用二者以此而已

呂氏曰聖賢之占卜不比後世之占卜聖人之卜假蓍龜以寓其誠者然蓍龜又是至公無私之物須是擇其卜筮之人亦如此至公無私方纔可卜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無垢曰夫天下事有小疑有大疑小疑易判大疑難決大疑出于人主人主先當以所疑事謀之于心若曰如此而利乎如此而害乎則又曰如此若利矣得無其中有如此害乎如此若害矣得無其中有如此利乎其謀如此可謂盡矣心不能決然後以此疑謀及朝廷卿士卿士又不能決主心之疑然後謀及畢賤如庶人者庶人又不能決吾心之疑然後謀及卜筮謀至于卜筮則吾心及卿士庶人智慮一切屏絶

而惟卜筮是聽焉卜筮以為可吾心與庶人雖以為不可不敢任也第從卜筮所謂可而已卜筮以為不可吾心與庶人雖以為可不敢任也第從卜筮所謂不可而已盖自庶人以上謀之人也卜筮謀之鬼也事至謀及卜筮則亦極矣人之智慮盡矣故一聽鬼神之命而無所可否焉此又洛書之意天理之自然者然則人之有疑是亦天理也天理有疑雖聖人不得無疑若以謂聖人獨智舉事無有疑者是欺天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無垢曰三從二違又以庶民龜筮為決也我心雖與卿士不以為然而亦獲吉蓋庶民與龜筮同也稽疑以龜筮為決又可見矣然而三從之內龜筮盡從為

吉儻龜從筮違筮從龜違而汝與庶民皆從若四從一違者吉乎凶乎曰吉夫稽疑以龜筮為決兩有一違安得為吉曰以其從者多矣儻汝與卿士庶民互有二從而龜筮亦有一從是亦為三從二違也其吉乎凶乎曰吉以龜筮有一從者異乎龜筮共違于人也箕子不盡言之者此留餘意以待武王自解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存乎其人如何耳　又曰夫人主與卿士庶民謀事而無疑夫何俟于卜筮所謂卜以

決疑不疑何卜也惟謀事而人主之心終有疑焉而卿士庶民不足以決其疑此所以一取信于龜筮也若人主與卿士庶民以為當如此而龜與筮皆以為不然此所謂龜筮共違于人如此則人主之疑是矣靜而別謀則獲吉作而妄行則必凶

髙氏曰有同心而無離心有同志而無異志謂之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大同之效之吉不足以盡之舜之命禹而曰枚卜功臣而謂朕志先定詢謀僉

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此大同也是以天之歷數在汝躬啓賢能繼其道則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可知矣成王之欲宅洛邑也名公來相之周公往營之四方民大和會卜澗水西曰惟洛食卜瀍水東亦曰惟洛食此大同也是以卜年八百卜世三十而終踰過歷之期則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可知矣至于或從或逆而龜筮之不違則皆云其吉而于筮逆則曰作内吉龜筮共違于人則曰用静吉何也蓋稽必以

卜筮為正故也聖人之意人之所疑不得不疑而謂卜以決疑當從其所卜而已又況有心者未若無心之為公有情者未若無情之為信豈謂枯莖朽骨而不靈于人哉不然又安得盤庚之遷都民咨胥怨羣臣乃言不和吉言于百姓則違而不從者多矣而卜稽曰其如台又曰我非敢違卜而已成王之東征也爾邦君庶士御事咸曰艱大則違而不從者衆矣而言曰朕不并吉又曰卜陳惟若兹而已故曰稽疑以

卜筮為正

呂氏曰天下一理聖人與天地萬物無不合所謂大同者是無一理之不該無一物之不順而一處之不合即是也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自然流慶無窮也古者人君洗心滌慮假至公無私之物以寓吾之誠惟龜與筮皆從庶幾吾無一毫未是處若龜從而筮不從亦是吾自身必有未盡處故作內吉如祭祀之事則可作外凶如征伐之事則不可龜筮二物共違

于人用靜吉用作凶謂卿士與庶民皆從汝又自從獨龜筮二物皆不從人君於此何必獨信枯莖朽骨只緣古人之卜筮不與後世同龜筮之不從便是揆之于理有未當處然卿士庶民與我雖從然其間必竟未免得一箇人為惟龜筮卻是無心之物茍如此惟是守常則吉纔有所動作便凶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無垢曰稽疑以龜筮可以無疑而自作矣然而天理猶以爲未盡也更當以庶徵卜之雨暘寒燠風以時是吾肅乂哲謀聖之應也雨暘寒燠風之失時是吾狂僭豫急蒙之應也豈可謂龜筮之外更無事乎人事即天道人事可欺天道不妄以天道之徵以驗吾人事則分毫不差矣嗚呼人主其可肆乎

張氏曰在天者有是事在人者有是理取諸彼以證此故謂之徵陽氣降而雨陰氣收而暘暘暖而燠凍

凝而寒陰陽之氣吹嘘鼓動而為風五者備各以其

序則陰陽調風雨時寒暑平三光全而萬物得以極

其髙大矣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晳時燠若曰謀時

寒若曰聖時風若

無垢曰肅乂晳謀聖所謂休也雨暘寒燠風所謂徵

也肅乂晳謀聖在我雨暘寒燠風在彼在我者五事

皆敬則在彼者五物皆以時矣若順也謂人君貌而

恭以恭作肅則時雨順之然則人君之于起居動作之間其可不謹乎貌而恭恭而肅則四海之內蒙時雨之休矣人君言而從從而作乂則時暘順之言當於理而從事當于理而乂則四海之內無陰霖之苦而有清明之休矣言發于此而暘應于彼人主於聲音謦欬之間其可忽乎人君視而明明而作哲則時燠順之蓋內視而明無所不察而哲則時燠之幾已在此矣故煖氣應之而萬物相見繁昌而盛大矣

視起于此而燠應于彼人主于是非邪正之際其可忽乎人君聽而聰聰而作謀則時寒順之矣盖反聽而聰事皆知其微而成謀則時寒之幾已在此矣此所以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而上天同雲雨雪紛紛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矣聽起于此而寒應于彼人主于利害成敗其可忽乎人君思而睿睿而作聖則時風順之矣盖自通于理而睿事無所不通而聖則時風之幾已在此矣此所以八風各以時

至而萬物皆得極其高大也思起于此而風應于彼人主于幾微慎獨其可不謹乎

呂氏曰肅謂收斂無散漫故時雨若乂謂明辨故時暘若晢謂明晢故時燠若謀謂深沈故時寒若聖謂鼓舞動蕩故時風若大抵為于此則彼必應如古者一匹夫尚能動天孝婦含寃而死六月飛霜又况人君一身之氣便是天地之氣若鼓之應枹響之隨聲

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

寒若曰蒙恒風若

無垢曰反肅為狂貌不恭之應也貌不恭則强心作狂心起于此而恒雨順于彼是恒雨者即此之狂心形見于彼也反乂為僭言不從之應也言不從則僭心作僭心作於此而恒暘順于彼是恒暘者即此之僭心形見于彼也反晳為豫視不明之應也視不明則所見者不遠故忽遠圖而徇目前此逸豫之心所以作也豫心作于此而恒燠順于彼是恒燠者即此

逸豫之心形見于彼也反謀爲急聽不聰之應也聽不聰則急心作急心作于此則恒寒應于彼是恒寒者即此急心形見於彼也蓋聽不聰則不原事之始終不見幾之先後不覩理之久近第欲千百年之成功立見于目前百千萬里之響應立至于頃刻倒行逆施而萬事皆不得其敘反聖爲蒙思不睿之應也思不睿則蒙心作蒙心作于此則恒風應于彼是恒風者即此蒙心形見于彼也蓋思不睿則放意而行

直情而前恒風之應豈偶然哉恒雨恒暘恒燠恒寒
恒風皆我之敗德凝結而為戾氣耳然則人主於五
事其可不敬乎不敬于一念而貽害于天下使凶荒
札瘥毒流斯民其可忍乎休咎皆稱曰者丁寧之意
也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
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
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張氏曰無爲而治者歲也歲者王之
徵也積月以成歲月者歲之所總也卿士之職則總
于王猶月之總于歲月者卿士之證也積日以成月
日者月之所總也師尹之職則總于卿士猶日之總
于月日者師尹之證也歲月日三者相繫屬大小詳
畧各有常度而不可僭差猶王之與卿士師尹三者
亦相繫屬尊卑小大各有常職而不可踰越是故大
者治其大而畧小者治其小而詳上者安于上而不

敢與下同德下者安于下而不敢與上同道如歲月日時之無易而歲功以之成矣夫惟如是則功用以興分職以治以天事言則陰陽調風雨時而百穀成矣以人事言則禮義修政事立而乂用明矣若夫大者不能治其大小者不能治其小上偪下而與下同德下僭上而與上同道如日月歲時之既易而歲功無由成故俊民微而家之所以不寧

呂氏曰此言歲功有統紀然治功亦有統紀前皆是

天應處此又是人做處謂王一如歲一般統十二月王在上為百官之統須當省察我亦如歲一般卿士惟月各為方伯連帥之長師尹惟日又統十二辰苟歲月日時無易謂上下各安厥職百穀自然成治自然明俊民自然章賢人在位國家自然平康苟日月歲時既易謂上下各踰其位則百穀便不成治便不明俊民便微所謂邦無道則卷而懷之國家便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案此條經解永樂大典原缺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無垢曰記曰百年曰期頥古語曰人壽一百二十又曰上壽一百中壽八十下壽六十是人壽本百年也得中之數極其壽所以使之滿百年者實人主敬用五事以錫厥中于天下也　又曰死而不弔者三畏壓溺畏而死壓而死溺而死皆不成其所終之命也

所終之命如何謂死于正寢死于牖下不死于婦人之手者也聖人在上人人皆知性命之理豈有横死不成其所終之命者乎是五福之柄全在人主也

張氏曰終其天命而不中道夭者壽也足衣足食而無凍餒之阨者富也既壽而富安居徐行無患害禍難以擾之則康寧矣故三曰康寧康寧者安之至也既康寧而不知好德則罔之生也幸而免何足道哉故四曰攸好德福壽康寧而能知好德又在夫考終

命者也考終命則順受其正矣若夫立乎巖牆之下動而徼病行而抬死則非所謂考終命也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無佀曰鄭康成以為凶短折皆是夭枉之名漢書五行志並與孔不同以余觀之凶對五曰考終命而言短折對一曰壽而言也凡不得其所而死曰凶未至下壽而死曰短暴死曰折皆謂未至百二十年而言也五福之說多寬平故富次壽六極之說多急迫故

疾次凶短折也疾當如伯牛之疾是也賢者而有此疾是和氣不盛所至也顔子之短伯牛之疾有以也夫哀哉作德心逸日休何憂之有作偽心勞日拙此所以多憂也聖王在上使兎罝之人莫不好德今乃使人作偽而多憂是誰之過與古人曰貧者士之常聖王在上有德者滿朝廷食君之禄何為而貧民百畆有田牆下有桑雞豚有畜何為而貧今使人至于貧者亦人主之治有未至也好德之人雞鳴而起孶

孳為善不好德之人雞鳴而起孳孳為不善如王温舒為中尉則心開目明居他惛惛不辨此天生使之為惡也所以使之至此者亦人君教化不至也江漢游女無思犯禮伐條婦人勉夫以正豈可厚誣人為無善心哉見幾不作見義不為如胡廣趙戒之徒是也好德之人見賢思齊就義若渴其剛如此安得弱乎所以使之如此者亦人君立德不至也裴矩在隋為佞臣在唐為賢士是則福極之柄全在人君而已

矣人君敬用五事錫福庶民則天下之人皆嚮慕五福唯恐失之畏遠六極若將浼焉

東坡曰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于六六沴者起于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于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為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六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為一者也是故有眊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此應亦自知其疎也

張氏曰不得其死曰凶凶者考終命之反也不永曰

短中絕曰折短折者壽之反也禍莫大于凶短折故六極以凶短折為先而疾次之憂次之貧又次之憂疾則不康寧矣貧則不富矣惡者小人之剛也弱者小人之柔也惡弱則不能攸好徳矣五福人之所同好也所以使之慕而欲其至故其序以其所致之次而為之先後六極人之所同惡也所以使之畏而欲其亡故其序以人之所尤畏者為先而猶愈者次之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無垢曰武王既勝殷其有功於伐紂者皆裂地而封之不特封之又頒以宗彝之器使之保其宗廟社稷焉故有分器之篇此篇亡矣徒其序存爾宗彝者宗廟之酒尊也周禮有司尊彝之官孔穎達以謂盛鬯者為彝盛酒者為尊是彝上尊也左氏曰諸侯之封皆受明器于王室是封侯之法當以彝器賜之也